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F卷

高老头

gao lao tou

青少版·插图本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F卷

高老头

原著：(法)巴尔扎克

改编：金满义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老头 / 雪梅工作室改编. —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6.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F 卷)

ISBN 7-5394-1812-5

I. 高 ... II. 雪 ... III. 汉语拼音—儿童读物 IV. H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030 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 F 卷《高老头》

责任编辑: 姜晓鹏 蔡慧荣

原 著: (法) 巴尔扎克

改 编: 金满义

设计制作: 雪梅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电 话: (027) 87679522 87679529 邮编: 430070

印 制: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张: 6

印 数: 8000 字数: 110 千字 彩插: 12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4-1812-5/H · 7

定 价: 109.00 元(全套十册) 本册定价: 10.90 元

高老头

目录

第一章 伏盖公寓	1
第二章 两处告访	37
第三章 出道之初	63



高老头



第四章	鬼见愁	96
第五章	两个女儿	147
第六章	父亲之死	173
后 记		186





第一章

伏盖公寓

伏盖太太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她在巴黎的拉丁区和圣马尔索区交界的圣热内维埃弗新街开了一家供食宿的平民公寓，已经四十年了。

该公寓名为伏盖公寓，无论男女老幼，均予接待，所以一直以来，它的名声很是不错。不过，三十年来却没有年轻女子来此投宿过，偶尔住进来的青年男子也是因为家境贫寒，否则是不会光顾此处的。

下面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八一九年，那个时候伏盖公寓倒是住着一位可怜的姑娘。

伏盖公寓坐落在圣热内维埃弗新街的下半段，处于路面向下通向弓弩街的一个陡坡上，很少有马车来往。这条街位于兹





谷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因此显得十分清静。这两座历史建筑物使四周的气氛显得更加寂寥。

这条街的路面由干巴巴的石块铺成，坑里也没有泥水淤积，墙根处杂草丛生。

街道两边目之所及的是几所平民公寓和学校，房子都是死气沉沉的，墙壁散发出牢狱般的气息。整条街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在巴黎，可以说再找不到同这条一样毫无生气的街道了。这里，无论用什么灰暗的色调和沉闷的语言描述都不为过。就如同参观地下墓穴，越往下走，光线随之愈加晦暗。

公寓前面有座小花园。房屋与花园之间有一条两米宽的碎石路，两旁排列着蓝白双色的大陶瓷花盆，盆里种有天竺葵、夹竹桃和石榴树。路口是一扇大门，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伏盖公寓。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本公寓兼包客食，欢迎男女宾客光临。

在公寓的栅栏门上装有门铃。白天，透过这道门可以看到院内的墙壁上画着一个淡青色的神龛，大概是当地画家的杰作。神龛里画有一尊爱神像，釉彩斑驳。

神像底座有两行铭文，从模糊的字迹可以辨认出这一装饰品的制造时间，即一七七七年伏尔泰荣归巴黎的时候。铭文是这样写的：

不管你是谁，此人就是你的导师。过去是，现在是，或许将来仍然是。



每当黄昏降临，一道门板便代替了栅栏。

小园的宽度相当于房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的墙，一道是街墙，另一道是与邻宅分开的界墙。墙上爬满了果树枝和葡萄藤。

沿着两道墙各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一片菩提树林。两条小径中间是一块菜地，两旁是修成纺锤形的果树，菜地四周围是酸模、莴苣或香芹。

菩提树下有一张绿色圆桌，桌子的四周放了几把椅子。每到暑热如蒸的夏天，口袋里有几个小钱的客人便会相聚此处喝杯咖啡。

房子由方石砌成，共四层，四楼上有一个用碎石建成的小阁楼。几乎和巴黎所有的房子一样，墙也刷成了黄色。

每层房间有五扇窗，装有格子玻璃，百叶帘卷得高高低低，参差不齐。侧面有两扇窗，底层的窗户装有铁栅栏和铁网。

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大院，里面养着猪、鸡、兔等家禽。院子有道通向圣热内维埃弗新街的小门，整个院里的垃圾便是从这里清扫出去的。

这栋楼的底层有一间大客厅，有两扇朝街的窗户采光，另有一扇落地门供房客出入。客厅和餐厅相通。餐厅和厨房中间隔着楼梯，楼梯是用木板和彩色砖制成的。

客厅中央摆着一张圆桌，灰底白纹的大理石桌面上放了一套白瓷茶具；圆桌的四周散放着几把扶手椅和单人沙发；屋里的地板很是糟糕，护墙板上贴有图案模糊的漆布。整个客厅呈现出破旧凄凉的景象。

石砌的壁炉，灶里干干净净，说明只在重大节日才生火。壁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炉上有两个插满纸花的花瓶，用玻璃罩罩着，旁边有一个蓝色大理石座钟。

这间房子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潮湿发霉的哈喇味，也许应该称之为“公寓味”吧。

尽管客厅陈旧不堪，还有令人作呕的怪味，但是和毗邻的餐厅相比，客厅便算得上是豪华奢侈了。餐厅护墙板的颜色已分辨不清，连底色上也是污迹斑斑，形成一幅幅千奇百怪的图案。

靠墙有几张黏糊糊的餐橱柜，柜上放着几只暗淡无光的长颈大肚玻璃瓶，几个圆形的镀锡铁皮杯垫，一叠杜尔奈产的蓝边厚瓷盘。

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分成许多格的柜子，格子都标有号码，每一个格子内存放着一个房客的餐具。

餐厅里还摆有一只绿色的炉子，几盏积满灰尘的油灯，几把缺胳膊断腿的椅子等等。总之，这里是一派赤裸裸的贫困，一种因贫穷而集中表现出来的支离破碎的破败景象。

这个房间最神气的时刻是早上七点左右。伏盖太太的猫首先出现，它跳上餐橱柜，嗅嗅盖着碟子的碗里的牛奶，然后卧在那里呼噜呼噜地睡大觉。

不久，伏盖太太就出现了。她戴着一顶珠罗纱做的睡帽，帽下露出一圈没戴好的假发，懒洋洋地趿拉着一双皱巴巴的拖鞋。她有一张半老徐娘的胖脸，长着一个鸚鵡嘴般的鼻子，一双油乎乎的手，身材臃肿，与屋里穷酸的餐厅倒很合拍。伏盖太太呼吸着这里温热难闻的气味却又久闻不知其臭。

伏盖太太的眼睛四周布满皱纹，她的表情可以从舞女般的



笑容满面瞬间变成逼债者的穷凶极恶。总之一句话，人如其公寓，公寓亦如其人。

这位小个子虚胖的身躯是公寓生活的产物。她现在五十岁上下，和一切饱经沧桑的女人一样，眼神无精打采，假惺惺的，神态活像一个装作生气好漫天要价的老鸨，随时准备不择手段以损人利己。

伏盖太太从未谈过伏盖先生是怎么样一个人，只是说他遭遇了不幸。伏盖先生走后没有给她留下大笔遗产，只给她留下一所房子好过活，给她留下一双好落泪的眼睛，还有就是对一切不幸无动于衷的冷漠。因为，据她说，她已经受尽了人间的一切苦难。

胖厨娘西尔维一听到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便赶紧去打点房客们的午饭。

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伏盖公寓总共有七位房客。

在二楼，有整栋楼最好的两个套间，伏盖太太住了较小的一套，另一套住的是库蒂尔太太，她是一位前共和国军需官的遗孀。和她同住的是一位少女，名叫维克托莉·泰伊番，这二人情同母女。她们的膳宿费每年一千八百法郎。

三楼有两个套房，其中一套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波阿雷；另一套住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头戴黑色假发，蓄着染黑的络腮胡，名叫伏脱冷，他自称以前是商人。

四楼有四个房间，两间已经租出，老姑娘米旭诺小姐住了一间，另一间住着一个从前做过意大利面条和面粉生意的商人，大家唤他高老头。剩下的两间租给过路的客商和穷学生，这些人





和米旭诺小姐及高老头一样，每月连吃带住总共付四十五法郎。对于这样的房客，伏盖太太不大欢迎他们，因为他们大都很能吃。

现在，这两间中的一个租给了一个从昂古莱姆附近来到巴黎学法律的年轻人，名叫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他的家庭相当困难，全家人省吃俭用每年寄给他一千二百法郎供他念书。

四楼顶上有一个晾衣间，另有两个小房间，住着干粗活的杂役克里斯朵夫和胖厨娘西尔维。

除了七位房客之外，无论年景好坏，总有八个学法律或学医的大学生以及住在附近的两三位常客来她这里吃晚饭。

伏盖太太的餐厅容纳二十个人，吃晚饭时通常坐十八个人：不过，只有中午七位房客围在一张桌上吃饭时，才有些家庭的气氛。人人都趿着拖鞋下楼，毫无拘束地对在座人的衣着、神态评论一番。

伏盖太太按交纳膳宿费的不同给予房客不同的待遇和照顾，其间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

三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交七十二法郎，这样便宜的价钱，全巴黎也只能在圣马塞尔郊区慈善产院和精神院之间那个地段才能找到。

价钱便宜说明这些房客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经济上的压力（库蒂尔太太除外），因此这座公寓内部的寒酸相也在这些房客们的穿着上体现出来。男人穿的礼服已经很难说出是什么颜色，衬衣十分破旧，靴子像从富人区的街角捡的一样。女人的裙子早已过时，旧花边还打着补丁，围巾的经纬也已松散。不过，这些人虽然衣衫褴褛，但几乎个个身体都很健壮结实。他们经历过



人世间的风风雨雨，面孔冷峻，像停止流通的旧钱币一样毫无光泽。

老姑娘米旭诺眼睛疲倦，戴着一个黄铜丝作箍的绿塔夫绸遮阳帽，帽檐油腻腻的。披肩的流苏稀稀落落，盖着她瘦骨嶙峋的身体，如果怜悯的天使看见她准会吓一大跳。当年她也许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是什么让她失去女性美丽的体态呢？是罪恶、忧伤，还是贪婪？她目光呆滞，使人心寒；面容憔悴，令人发口；她的声音尖利，仿佛暮秋时节凄凉的蝉鸣。

她称曾伺候过一个被儿女抛弃、身患重病的老人，而老人给她留下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

波阿雷几乎是一部机器，当他走在植物园旁的小道上时，那模样就像一个幽灵，头戴一顶软绵绵的大盖帽，有气无力地拄着一根手杖；礼服早已褪色，下边露出一大截几乎是空荡荡的长裤；套着蓝色长袜的两腿晃晃悠悠。

看到他这副模样，许多人会纳闷，到底是什么工作使他憔悴成这个样子呢？是什么样的苦难让那张脸变成了紫膛色？也许他在司法部供过职，经手过刽子手交来的杂费单据：诸如为杀害双亲的凶犯蒙头的黑布、断头台上铺的麦糠、挂大刀的绳子等的付款收据，也许他曾是屠宰场的税务人员，或者是卫生部门的检察员。总之，此人似乎是我们社会这个大磨坊里的一头驴。他被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得面如死灰，巴黎上流社会是看不见这种脸的。

巴黎实在是片汪洋大海，即使投下探海锤也永远无法测出它的深度，而且里面是包罗万象，什么千奇百怪的东西都有。伏





盖公寓就是巴黎社会的沧海一粟。

在那些房客中，有两张面孔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他们就是维克托莉·泰伊番和欧也纳·德·拉斯蒂涅。

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的脸黄里透红，头发稍带褐色，身材十分苗条，但她整天愁眉不展，就像一株刚移栽的水土不服的小树，叶片已经开始枯黄。她的眼睛灰中带黑，流露出基督教徒般的柔和与坚忍，朴素的衣着下隐现出年轻的体态。如果她心情愉快的话，一定十分的诱人。

泰伊番小姐的经历足可以写一本书。她富有的父亲不愿承认她这个女儿，拒绝把她留在身边，每年只给她六百法郎，并且在财产上要花招。

她的母亲在绝望之际投奔一个远房亲戚库蒂尔太太，不久便死在那里。

库蒂尔太太把泰伊番小姐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般抚养成人。可惜库蒂尔太太除了丈夫留下的一点点遗产和抚恤金之外一无所有，一旦她撒手西归，撇下不谙世事、无依无靠的泰伊番小姐，她也只能听任社会摆布了。

这个好心的库蒂尔太太每个礼拜天都带泰伊番小姐去望弥撒，每半个月去做一次忏悔，想方设法让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姑娘。她的想法是对的，宗教的感情给这个被遗弃的姑娘指出了前途，她爱她的父亲，每年都去父亲那里，并带去母亲对他的宽恕，但总是受到父亲的冷遇。她惟一的哥哥，在这四年中一次也没有看过她，更不用说给她帮助了。泰伊番小姐依然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祈祷，她祈求上帝使父亲睁开眼睛，使兄长心肠变软。



库蒂尔太太和伏盖太太对泰伊番小姐的父亲深恶痛绝，只恨字典上骂人的字眼不够使用。每当她们诅咒这个灭绝人性的百万富翁时，泰伊番小姐便柔声劝解，哀伤的语调中饱含深情。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长着一张南方人的面孔：皮肤白皙、头发乌黑、眼睛湛蓝。他的风度、举止和姿态，都显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幼年受过很好的教育。他衣着简朴，通常只穿些旧衣服，但有时也会把自己打扮得风度翩翩地出门。平日里，他穿一件旧礼服，里面是一件背心，黑色的领带系得歪歪扭扭的，像一般的大学生一样。

在这两个人和其他房客之间，年龄四十岁上下、留有络腮胡的伏脱冷正好是一个过渡角色。无论谁见到他，都认为他是条汉子。他肩宽背厚，肌肉发达；一双蒲扇般的大手，指节上长着一簇簇浓密的火红色长毛；一张过早刻下皱纹的脸给人一种冷酷的感觉，但他待人接物却和蔼可亲；他的嗓音介于低音和中音之间，恰与他粗犷而达观的性格相适，一点儿也不招人讨厌。

伏脱冷时常满脸堆笑，而且喜欢帮别人的忙。如若谁家的锁坏了，他能迅速拆开，三下五去二地摆弄好，上点油，再锉一锉、磨一磨，重新装配起来，嘴上说道：“这个我内行”。并且，对于轮船、大海、法国、外国、商务、各种人物、时事、法律、旅店、监狱等等，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如果有谁唉声叹气，他会立即前来帮你排忧解难。

他曾多次借钱给伏盖太太和几位房客，但借他钱的人宁死也不愿赖他的账，因为尽管他外表随和，但他那一道深邃而刚毅的目光却令人望而生畏。从他吐口水的架势可以看出此人坚定





冷静,为了摆脱困境,即便杀人他也不在乎。他又像一个严峻的法官,犀利的目光似乎能看透一切问题,包括各种人的心事和他们的情感。

伏脱冷习惯午饭后出门,吃晚饭时回来,然后再出去,直到半夜才回到住处。他有一把公寓大门的钥匙。他是除了伏盖太太外唯一拥有这份殊荣的人。

伏脱冷对待伏盖太太很是不错,常常搂着她叫“妈妈”。可惜这样的奉承对方理解得不够,她以为这是轻易就能做到的事,殊不知,也只有伏脱冷才有这么长的胳臂,能搂得住她粗大的腰身。

伏脱冷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月多交十五法郎,为的是饭后能喝上一杯带酒精的咖啡。

伏脱冷了解或能够猜出他身边任何人的身世,而他自己的思想和所作所为却无人知晓。尽管他待人态度温和,喜欢和人开玩笑,让人感觉他是一个极易相处的人,但众人总感觉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几乎没有人敢和他深交。

伏脱冷时常还会说一些讽刺的俏皮话,似乎在嘲讽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抨击它的表里不一,让人感到他憎恨社会,内心深处藏着猜测不透的秘密。

也许是潜意识里,泰伊番小姐的目光常常被伏脱冷和欧也纳所吸引:中年人的身体雄健、充满力量,大学生的外表年轻俊美。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她。

住在公寓里的众人彼此漠不关心,并且出于各自不同的处境互相猜疑。他们知道无力减轻对方的痛苦,因此也不想去了



解彼此的痛苦。他们机械地生活在一起，就像一组齿轮，冷漠地转动着。

在这群人中，最幸福的要算伏盖太太了，她俨然是这里的主宰。她的一间间小屋就像一间间牢房，房客如同一个个服役的犯人，所以，即使有时候她很不讲理，别人也无法和她理论。

这些人凑在一起，简直是，而且实际上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在同桌就餐的十八个人中，像所有的场所一样，总有一个遭受众人白眼的受气包。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从住进伏盖公寓的第二天开始，就发现这里的受气包是以前做过面条生意的高里奥老头。为什么大家把半带仇恨的轻蔑、对别人的苦难毫不同情的态度都发泄在这个资格最老的房客身上呢？难道他有什么古怪可笑之处比社会上的种种恶行更不能让人原谅吗？

这个问题可能源于社会的不公平，一个人如果懦弱忍让，对一切逆来顺受，别人就什么气都让他受，这也许是人的天性。我们所有的人不都喜欢牺牲别人或乘人之危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吗？

高里奥老头大约六十多岁，自一八一三年停止做生意开始，就住进了伏盖公寓。起初，他住的是库蒂尔太太现在住的房间，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他当时手头非常阔绰，仿佛贵五个路易或便宜五个路易根本无所谓，人们对高里奥都很尊敬，都称他为高里奥先生。

也许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伏盖太太便把他当作不谙世事的傻瓜。

高老头搬进伏盖公寓时，箱笼充盈，行头体面，表明这位商





人的生活非常富足。他那十八件荷兰细布衬衫，让伏盖太太赞叹不已，特别是襟饰花边上的两枚别针，每枚别针上都镶有一颗精美的钻石。

他习惯穿一件浅蓝色礼服，每天换一件白色的细格背心，挺着个梨形的大肚子。每当他走动时，一条缀着饰物的金链子就是随着肚子一起一伏。

他有一个金鼻烟盒，里面有一个装有头发的小盒子，似乎说明他有过几次艳遇。伏盖太太打趣说他是“风流种子”时，就像挠到了他的痒处，他会露出快乐的微笑。

他的橱柜里装满了银器。伏盖太太殷勤地给他整理物品，当她看到这些银器时，两眼都亮了，里面有汤勺、调味勺、餐具、油瓶、装调味汁的瓶子、盘子、吃早点用的各种碟子，总之，一件件不论式样如何，都是让人见了爱不释手的纯银制品。

这些器皿使他回忆起家里经历过的种种盛况。他拿起一个盘子和一个盖子上有两只斑鸠细语呢喃的小汤碗，对伏盖太太说：“这是我妻子送给我的结婚一周年的礼物。我可怜的太太用尽了她在做姑娘时积攒的全部私房钱。太太，您明白吗？我宁可用双手去刨土也舍不得丢弃它们。感谢上帝！我现在不用发愁，我有的是钱。”

在说话的当儿，伏盖太太在一本账册上看到了几笔款项，粗略地加在一起，高里奥每年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收入。从这天起，四十八岁的伏盖太太在人前只承认自己有三十九岁，并且开始打高里奥的主意。

高里奥的眼睑外翻，眼袋浮肿，经常用手去擦，但伏盖太太